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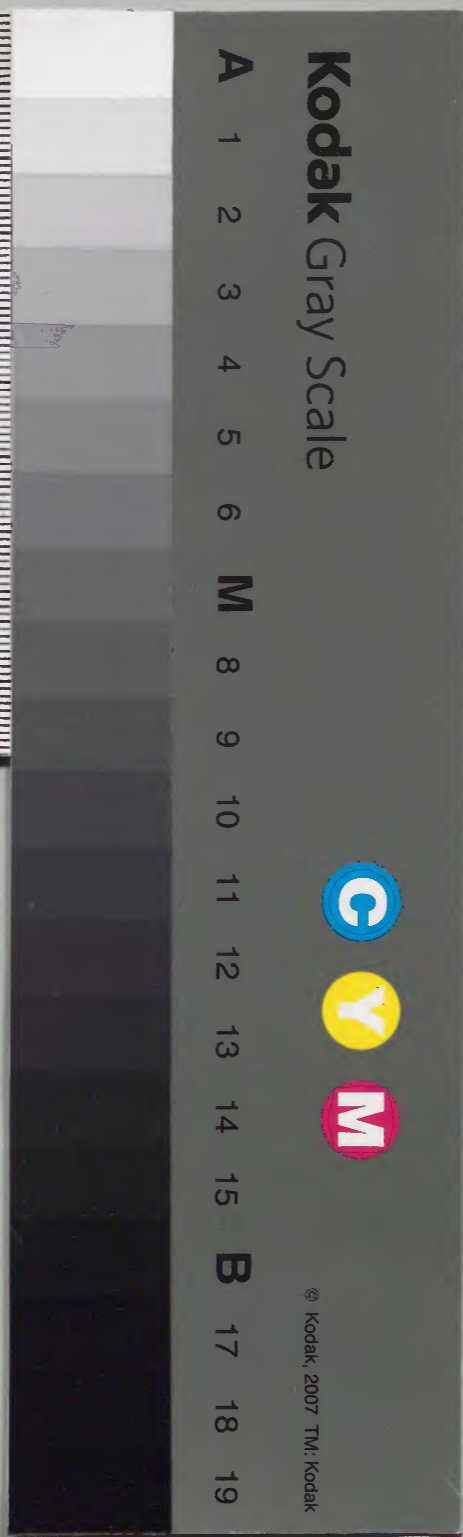
江寧府志

漢書門	
二	三
九	八
九	八
四	八
架	函
號	類

內閣文庫	
九	三
函	四
六	八
架	冊
號	類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2398
冊數	48 ( 45 )
函號	292 14

三十三下



洪武中肇置三局一曰律局以定律令凡舊官之練于  
憲章者居之二曰禮局以究禮儀凡宿儒之通于古  
制者居之三曰誥局凡俊才之優于文詞者居之

一集

淺草文庫

太祖下相于劉基首問楊憲憲故與基厚善基對曰宰  
相持心如木憲有相才非相器楊上元人後果伏法

洪武十九年詔賜耆老粟帛京師應天府鳳陽府民年  
七十以上天下民年八十以上賜爵里士應天鳳陽  
民八十以上天下民九十以上賜爵鄉士與縣官平  
禮並免襍役正官歲一存問此爵似即後之壽官漢

之三老公乘爵級也

初京師輻輳軍民居室皆官所給連廊櫛比無復隙地  
商人貨物至者或止于舟或貯于城外民居駟儉之  
徒縱而持其價高下在手商人病之明祖知其然命  
工部於三山等門外瀕水處爲屋數十楹名曰榻坊  
商人至者俾悉貯貨其中旣納稅從其自相貿易駟  
儉無所與商旅稱便後所司於貧民負販者亦驅使  
投稅應天府尹高守禮以爲言遂命禁之

鄧伯言遊玉笥山題詩云洞天明月一雙鶴澗水碧  
千樹花宋潛溪極賞此句以詩人薦于朝明太祖

見令作鍾山晚寒詩詩成有鰲足立西極鍾山盤一  
龍句太祖覽之拍案大喜伯言伏丹墀誤疑怒已遂  
驚死扶出東華門始甦次日授翰林檢討

秦從龍洛陽人爲元江南行臺待御史居鎮江高帝聘  
之時上初至金陵尚居富民王綵帛家因與從龍同  
處訪以時事盡言無隱旣而上卽元故御史臺爲府  
居之事無大小皆與之謀嘗稱爲先生而不名陳中  
行先生元之所薦也又有周良卿丘某皆素有德行  
高帝以禮延請詢以政事與秦號曰三老敬之甚厚  
楊翮字文舉金陵人元末提舉江浙學校楊孟載有悼

揚文舉博士詩云白髮蒼髯老奉常亂離終喜得還鄉八分書古追東漢七字詩成到盛唐則其爲人之文采風流可以想見翻有題徐熙杏花鸚鵡圖詩海上紅雲日日新碧鸞無夢識芳塵金籠不鎖閑鸚鵡占得東風一段春

明初揭軌有宴南市樓云詔出金錢送酒壚綺樓勝會集文儒江頭魚藻新開宴苑外鶯花又賜醮趙女酒翻歌扇濕燕姬香襲舞裙紆繡筵莫道知音少司馬能琴絕代無蓉塘詩話曰國初于金陵聚寶門外建輕烟淡粉梅妍柳翠十四樓以聚四方賓客觀詩會同詩可知國初縉紳宴集皆用官妓與唐宋不異後始有禁耳永樂中晏鐸金陵元夕詩花月春風十四樓今諸樓皆廢南市樓尚存

金陵杜安道以鑷工事明太祖爲人醇謹官至太常卿劉誠意基有詩贈之云憶昔天兵伐荆楚舳艫蔽江齊萬櫓謹聲激烈似雷霆猛氣包焦震貔虎拔柵皖城猶俯拾揆穴九江無險阻明年大戰康郎下日月垓北相吞吐河伯蹋浪羣水飛巨鼇掉首三山舞雲隨太乙擁絳旗鼉爲豐隆作靈鼓將軍金甲箭攢蝟戰士鐵衣汗流雨火龍嬉焰絳天衢燧象厖烟煎地

府鯨鯢既翦攬槍落草木熙陽魚出釜當時從臣皆  
俊良近侍共推徐與杜或操陳子之刀鑷或負伊公  
之鼎俎艱難出入矢石下鞠躬盡力無推阻夙興夜  
寐事一人小心不二帝臨女只今四海同車軌葑菲  
罔遺遵往古瓊瑤赤芾造鵷行鞍馬祿食光門戶天  
雞一聲金闕啓龍顏有喜常相覩顧我愚疎憂患集  
病骨峻嶒蒸溽暑興來懷舊倚長歌星星兩髻絲千  
縷詩中所云徐與杜皆爲近侍徐有鼎俎之語似屬  
庖人今不知爲何人矣

張文昱金陵人洪武五年知邵武廉介愛民善詩文尤  
精于畫號蒲塘散人後官刑部侍郎

黃瑛字良潤一字玉田句容人洪武初由明經及字學  
進授應天府學教授自以天下興文教之始應大又  
首先之地益苦于學書法造詣精妙瑛子銓字衡可  
一字金鼎洪武間亦以字學選入翰林

武進士第一人解元家藏其祖解道像年二十許烏紗  
矮冠服朱團領袞袍二軍士持刀侍立袍高帝所賜  
也又御書解道二字大不及一寸紙高四寸許長六  
七寸許元父曉常言道之祖與高帝微時有舊帝卽  
位召其五子悉令從軍相繼歿于陣帝心憐之命抱

其孫至賜今名官留守衛指揮年甫弱冠耳一日道入朝張真人于朝班中與道揖爲御史所糾帝詰其故真人對曰臣不敢言言則道死矣固問之曰道乃黑煞神降生故臣爲加禮耳道旋趨出至午門前立化高帝乃賜祭凡三易祭而屍不仆問之真人真人曰須上賜乃可帝乃解所服袞袍賜之袍始加身身卽仆王丹丘嘗見其像與御書元孫學熊戊辰進士建文中靖難兵起僧溥洽爲建文君設藥師燈懺詛長陵金川門開又爲建文君薙髮長陵聞其事囚之十餘年永樂十六年姚少師疾革車駕臨視問所欲立

少師于榻上叩首曰溥洽繫獄久矣上卽日釋之

劉理字彥銘先世以開封徙江寧洪武中以善篆書爲中書舍人子素字太初謹厚寡言笑嗜學而工書永樂中以正書選入翰林供奉又上聞京師四方之人流寓者往往無資業貧不能自振命素典賑濟或譖之上召問素素具以情對上嘉其忠實無他賜襲衣楮幣已命繼父爲中書舍人素子良亦以能書薦典修宣廟實錄

趙嘉字景先句容人資性穎敏篤學能詩洪武中以博學薦試授官力辭不受職嘗自贊云謂爾爲儒學不

逮古而粗能讀書其文雖忝有司之薦而乃推而弗居謂爾爲農四體不勤而手不能把犁鋤然則何爲者閭閻偃蹇之士山澤之臞也夫

練瓊瓊者中丞子寧之女也靖難時中丞死最烈誅及九族獨瓊瓊在宣德改元赦瓊瓊歸令擇婿封以官而授之敕曰靖難懷忠全臣子之職分賞功問罪示人主之恩威茲朕嗣登宸極忝爲天史統御萬方敢不以生物之心爲心茲當追謚忠貞以彰報賚咨爾練子寧爲國良臣隕身抗節罪及全家患連九族遺女練瓊瓊朕今憐爾父忠爾宗祀絕赦爾大罪令爾

還鄉賜爾招婿封之以官授爾以勅守爾父業報爾父忠慰爾父靈爾其欽哉當該官吏毋許剝虐軍不許役匠不許班業不許霸敢違宣命卽以本犯本罪罪之後瓊瓊歸臨江嫁陳用昌至今子孫世守此勅萬曆中中丞孫綺自閩長樂歸始主中丞祀

朱銓字士選從兄孔陽學書得鍾王法文各甚著永樂中選寫金字經宣德初與修兩朝實錄歷官刑部侍郎介性特操凜不可犯居官廉平無冤民與人交溫然可挹賢于已者折節下之銓沒後百年無人祭埽有內侍造墳取其碑跌去至墳上石龜大吼數聲內

侍不敢留送歸原處

丁仲衡璿有長厚名爲御史巡陝右時有行人被酒入  
察院侮罵臬司皆不平謂公宜劾奏之公曰是醉耳  
不足校也明日行人醒詣公謝罪人服其量

明初南都有尤六十者以父六十歲日生因名六十力  
負萬斤途人或不識誤與競六十不怒更好謂若且  
來吾與若語遂持其襟袖扞至廊簷下以一手援柱  
起引其人之裾壓柱下人始知而懇之乃舉柱出衣  
其力有時發不可忍急走山中遇大樹拔之連仆數  
株力稍稍殺矣長日不出則取徑寸大麻繩十許丈  
以指指之寸寸斷以是爲嬉以勇名遠近而性不好  
競悛悛衆人中頰首徐步若無僮石力者亦一奇人  
也

仁宗監國南京出獵寶香山逐二虎至一岩下有老僧  
龐眉趺坐以衣覆而撫之如馴犬上怒曰妖人也親  
御弧矢射之僧笑不顧上擲弓下馬問何人曰吾暈  
頭陀也公相福薄何不蚤出家上不應命延入山中  
興善寺居之不久辭去

宋生者金陵市人也母弟好勇專與人角力生勸之曰  
勿爲此他日犯人命必爲汝累弟不聽與人立契相



海軍府志 卷三十三 三十一  
博負而死者無罪及交手其人果死弟不以爲意死者親屬欲訟于官始大懼兄告之曰吾向令汝勿爲今若此何以處之弟涕泣無計兄曰汝家財若干悉以與我我爲汝理之可免弟盡其所有畀兄凡二百金兄受而封記于家別以已資周死者親戚事已語弟曰汝今貧矣當如何曰乞丐耳生日子誠改乎曰焉得不改旣數日又以爲問弟誓言至死不復與人鬪乃出其封還之曰向所與皆吾資也不失一物弟感泣爲勵行致富兄卒喪之三年每遇節輒奠哭

胡齋初名浚善卜明永樂中有薦之者胡將應召其中表袁杞山爲卜得乾之五爻袁曰五屬君升陽存四子命又午也其有錫名之慶乎胡曰吾直壬午壬爲水午者子之衝果錫名必不離水袁曰非徒然也四爲淵又值升陽而五居淵上淵而大乎以草莽之臣踐五位終非吉兆五爲火丁者壬之合也遇火則危矣後聞賜名齋袁大笑曰驗矣死不遠矣旋而新作殿命胡卜布筭訖曰某月某日午時當燬上怒囚之以驗後至期胡倩獄卒往覘反報曰午過矣無火胡遂服毒午時正三刻殿果焚上急召胡已死矣因賜馳驛歸葬

江寧府志 卷三十三  
蔣忠字主忠恭靖用文子與兄主孝皆有詩名景泰時  
有十才子之目而金陵則湯胤勛與主忠兄弟戚里  
王貞慶善甫也主忠嘗有芙蓉絕句云清露下林塘  
波光淨如洗中有美珠人盈盈隔秋水

靜虛金公潤與王公浚俱以高年居林下相友善金公  
之子紳以北大理陞南少司寇抵任後首謁王公先  
是司寇于王公執子侄禮甚恭至是王公延之上座  
司寇不辭而坐王公不悅別後移書靜虛具道其事  
靜虛切責司寇云吾止此老友以爾傲慢遂致疎絕  
何以爲情乃移書謝之王公不納靜虛率司寇往謝

三返而後得見自是款洽如故前輩風度今不可見  
矣

金都憲公澤能知人王襄敏爲諸生時公卽器重之贈  
以所服金帶且語之曰子異日名位當似我也後王  
公貴果如公言顧東橋先生撫楚時江陵張文忠公  
居正年甫十二三有雋才公大爲賞器嘗因試對句  
解所服金帶贈之且曰子異日何但繫此帶聊以見  
予期子意耳且出小子峻與結世好曰異日貴幸勿  
相忘後文忠公官政府感先生知因公在日被讒特  
從部議予祭葬官峻爲上林苑監事李遠菴先生官

浙時海鹽鄭公曉爲諸生遠菴大奇之許爲國士曰子必得元已鄉試果第一赴公車往辭先生曰此行仍當第一若第二人勿予見也已舉第二人歸逡巡不敢見三公知人之明如此

尚書童公軒性寡合不妄取予家人衣食或不給雖三原王公餽以米及白金亦不受毘陵王尚書俱知其介不敢致餽值有持禮幣求文者因謂曰童公之文勝余余令人導汝往求之至則童公問其人曰汝自來乎抑有使之者乎其人以實對遂却而不納其介如此

濯纓亭筆記

倪文毅家居鐵作坊任南大司馬每往部必步出街口始登車或問之曰鄉黨父兄宗族故舊生長于此豈得居然自尊又嘗曰吾輩兒童時能讀書作對鄰里親姻俱喜忽而入學補廩又喜中舉中進士又皆喜及其爲官居鄉刻薄此心何安且朝廷作養學校廩膳科舉入京諸費孰非鄉里脂膏一旦得志圖報不得何敢妄作威福乎聞者服爲名言

文毅夫人盧氏名允貞字德恒白描工妙嘗自寫九歌圖璇璣圖二卷藏于家曾孫民悅每出以示客周吉甫見之

海寧府志 卷三十三  
矩菴陳公鎬爲山東提學副使時夜至濟陽公館庖人  
供膳而無箸恐公怒責而公略不爲意或請啓門外  
索弗許庖人乃削柳條爲箸公曰禮與食孰重竟不  
食啖果數枚而已善飲酒父與竹翁慮其廢事寓書  
戒之乃出俸金命工製一酒器鐫八字于上云父命  
戒酒止飲三盞

劉公璽以江西運糧把總擢江西都指揮使巡撫盛應  
期知其廉明每屬以疑獄多所平反一日某御史按  
部南昌謁文廟諸生進講中庸至白刃可蹈中庸不  
可能御史問若鄉人先輩誰可當此諸生對以文公  
天祥公在座聞之縮項曰奈何以專聶之行加諸仁  
至義盡之賢乎且仁至義盡之外豈更有所謂中庸  
耶諸生嘆服而退

蘇桓曰顧東橋先生初守開封抗中常侍遂遭讒誣逮  
至京師以公在官清惠獄久不成世宗皇帝密遣使  
就開封覈實止得多裝詩卷一事公對簿謂時平流  
寇實與巡撫都御史澤等賦凱歌有所裝潢如不法  
則都御史亦不法也中常侍讒遂不行止鐫二秩出  
知全州時橫涇先生初成進士公自全州貽書述祖  
宗之德著謙慎之訓凡千餘言復寫在全所著定志

篇又詩十餘章行楷莊健頗得二王之法桓得見此書慨然見先朝之法中常侍欲誣一郡太守而不可得又見世宗皇帝能爲一太守受誣遣使覈實且嘉其時爲方伯廉憲御史都御史無一人欺心媚內以傳會其事卒陷公者又見公爲太守時得與都御史賦詩爲樂不似今日上下懸絕分若君臣而公知弟之明教家之道俱可無媿于古人焉此新建蘇武子題東橋先生卷後語卷舊藏橫涇先生曾孫夢游家夢游字與治以明經不仕敦尚風雅詩文古澹落落自異閩中曹石倉刻其詩于十二代詩選中工書法初學聖教序晚乃變以己意遂自成家歿時方與人書繖放筆而逝與治死而橫涇東橋文雅之風不復覩矣

顧華玉晚歲家居文譽籍甚又居都會之地希風問業者戶屢恒滿構息園治幸舍數十間以待四方之客客至如歸命觴染翰留連浹歲無倦色卽寸長曲技必與周旋欸曲意盡而後去喜設客每張讌必用教坊樂工以絃索佐觴最喜小樂工楊彬常詫客曰蔣南泠詩所謂消得楊郎一曲歌者也正奏樂時每發一談則樂聲中闕談竟樂復作議論英發音吐如鐘

每一發端聽者傾座咸以爲一代之偉人處承平全盛之世享園林鐘鼓之樂江左風流迄今猶推爲領袖也

吳交石尚書有姊老而寡居尚書之家能詩文一時卿大夫多與之酬咏或來詣尚書者值其他出輒請媪見與論議問近日有何篇什供茗而去當時士大夫風俗樸質如此曾不以爲異也尚書友愛甚篤摯爲南御史大夫所居在北門橋南嘗於橋上遇其兄踞蹠步行卽下輿扶攜而歸里中老成人至今談之以爲盛德事

梁尚書材爲廣東左轄旦夕皆飯堂上侑以青菜或冬瓜蘿蔔惟一味比擢副都御史巡撫江右薦紳皆餞諸大觀橋解衣盡歡痛飲大嚼始知其節嗇乃習慣成自然爾視所服圓領用浙蕉極下者衷服布素澣補惟兩裾鮮潔罷官後門庭蕭然如寒士同時管簡校子山亦罷官歸同在武定橋南北相向而居子山造樓居廣田產會親友其門如市人稱之曰管尚書梁簡校

唐詩字古風應天庠生素以孝聞遇老叟稱其有仙骨約于天地壇三更時授以內外丹有道流勸之入山

詩曰家有老母世無不孝神仙及母卒遍別親友遂去

楊水田名成舉進士官至四川叅政工詩有佳句云燈影細搖窗外月雞聲忽報屋頭霜楚楚有致歸田後一夕病中賦得白石清江一酒樓黃花無語對人愁之句自知不起遂敕析家政而歿水田與劉南坦同受業于趙千戶經之門

謚法非三品以上兩京大臣不得與留都大臣之有謚者惟文僖謙文毅岳周襄敏金劉清惠麟梁端

村王以旂六公皆尚書也張學士益五品而謚文僖以扈從死難之故太醫院判蔣用文以六品小臣而得謚恭靖尤爲曠典武臣死難而得謚者三百年中張莊節可大一人而已

南坦劉公麟廣洋衛千戶公蒼子也中成化壬子鄉試魏國公設讌讌之飲至二鼓歸蒼不容相見麟與家人莫測其故不得已求其師趙先生問之蒼不答趙曰子得第佳事乃不與相見又不言其過彼何從知而改之蒼曰我是本府站廳千戶麟纔中一舉遂爾放肆飲至二鼓是以怪之趙先生避之引麟相見而請罪焉其父之賢如此

南坦解尚書歸里常衣白布袍首烏紗巾徒步過其友定陶大尹趙公守家已而某叅政者突至不知爲劉公也頗易之公逡巡一揖而退主人送客入叅政問揖者爲誰荅曰南坦公也叅政大慙沮南坦少從大尹父經受舉子業故與大尹善

南坦公嘉靖時爲大司空請老家居遇直指使者來頗以飲食苛求屬吏稍不精腆輒被誚讓郡縣患之劉公曰此人吾門生會當開諭之俟其來謁因欸之曰欲設席相邀恐有公務廢閣不如今日留此一飯但老妻他往無人治具能從家常飯對食乎直指以師命不敢辭唯雜就坐別又故延緩之自朝過日午饑甚比就案設食惟脫粟一盂豆腐一器而已少頃佳餚美醞羅列盈前直指不復能下箸公強之對曰適已飽甚茲不能也公笑曰此可見飲饌原無精粗饑時易爲食飽時難爲味時使然耳直指喻其言遂絕不敢以盤餐責人

南坦公與王南原公至戚南坦有一寶刀南原心欲之南坦公亦心許之皆未曾明言及南原死南坦自湖州來觀葬取寶刀埋之于墓中宛然季札之風

李忠文時勉本上元人而籍于江右之安福以其爲名



臣故人多知之其他自秣陵徙他處者若寶坻之芮中丞釗咸寧之胡尚書汝礪普安之蔣中丞宗魯皆溧陽人金齒之張侍郎志淳則江寧人人不盡知也侍郎字南園著有南園漫錄二子曰含曰合皆以風雅著聲含字禹光與楊升菴善尚書一子曰侍亦官鴻臚卿博雅多著述其行世者有墅談諸書至若許院使紳以御醫而寄籍于燕爲明世宗所眷顧加官至工部尚書歿賜祭葬尤異數矣

姚福曰湯文振先生名鐸自以形偃僂不揚號樗散道人閑居好著書嘗謂洪武初金陵既定尚有圖書紀其官衙街道市里謂之都城志今已模糊不可看乃增新爲帝里書作一巨冊以示福某初亦喜其志之勤旣而厭其輒改舊名爲不宜且帝里自是鳳陽而金陵則王業之本基何爲帝里閱十餘年讀晉史見王導曰建康古之金陵舊爲帝里孫仲謀劉昭烈俱言王者之宅乃歎湯之書名本此帝里書已不傳所謂都城志者想卽洪武京城圖志今亦不可得見矣史癡翁常預出生殯已襍賓客中步送出南門一時傳爲奇事萬曆中齊府一宗人倣而爲之治喪七日賓客往弔命其婢妾號哭慟者賞之以金不則詈而撻

之曰我在爾尚不哭矧異日身後耶殞日極儀物之  
盛已自乘筍輿隨其後而觀之雖事出不經要之達  
生玩世異乎世之老病而諱言死亡者矣

武宗至金陵嘗午夜幸徐子仁家夫婦倉皇出拜上命  
置酒家無供具以蔬笋鮭菜進御上大喜爲之引滿  
酣暢而去已而數幸其家御晚靜閣垂釣得一金魚  
宦官爭買之上大笑失足落池中袞衣沾溼快園中  
有宸幸堂浴龍池紀其遇也

武宗在南京時有一倉官上疏請回駕且言小人姦邪  
蠱惑朝廷當爲屏斥太后高年當爲侍養聖嗣未舉  
宜取榮興二府世子于十王府住以培國本疏出一  
時遠近驚服後不知將倉官作何處治

王襄敏家于聚寶門外小市口之西去馴象門里許屋  
宇朴隘居之晏如爲都憲時每過家必引避小市口  
路曰此皆吾鄰居父老爲貿易者吾不忍以車前八  
騶妨其務也鄰有老人與封翁善公幼以伯父呼之  
旣貴猶不改後有勸其郊居不便請買羊市橋北一  
大宅者公一日卽報罷同年趙大尹問其故公曰此  
府第也門廳廣大必常得青衣數人守之吾一老書  
生安能辦此矧兒輩耶卒老舊居中其廳事僅如中

人家

王尚書石岡秀才時有矮屋三間貴顯後移于園中不加粉飾題曰存本堂

周約菴尚書金父衛軍也家于交石吳尚書之側開小酒肆尚書十許歲時赴塾師常過吳公門吳公目而器之許妻以女一日召飲坐上果有藕杏吳公出句云緣荷方得藕周公應聲云有杏不須梅陸客盡驚吳公常語其夫人曰此子名位後當勝我復爲次女擇婿見金公清童年器宇不凡歸與夫人言之夫人出對試之云汗血名駒起足已存千里志清對云員吮仙鶴擡頭便徹九臯聲夫人喜甚許字焉周公至尚書金公至御史

黃監丞海鶴爲上海教時董文敏公以編修出提學湖廣海鶴以駢語贊之中一聯云在昔日之坡公白傅皆由內翰而出典方州若近代之文裕文負亦歷外僚而登榮禁省用事典切文敏極賞之文裕謂陸詹事文負謂徐少師皆松人也

顧文莊記諸名公像云倪文僖公與子文毅公像俱方面大耳豐頤頰微髭鬚文毅尤爲肥碩聞其曾孫翰儒言腰帶圍可容中人四軀也文僖公初無子禱于

北岳夫人姚夢岳神指捧香盒童子曰以爲爾子孕  
而生公故名岳祝枝山野記亦言文毅頤躬廣頤美  
如冠玉腹大十圍體有四乳云 王襄敏公廣額豐  
頤而骨氣峻拔有威重印堂中直紋五條右頤有一  
黑子音吐如鐘 都督劉公壘面巉削無渥顏聳肩  
如寒士 楊水田公成鐵面劍眉凜不可犯 陳太  
史公沂軀不甚長神采朗秀眸子可照 邵僉憲公  
清貌古神秀其聲清遠 徐子仁公霖廣面長耳美  
鬚髯體貌偉異老而豐潤行步如飛稱曰髯仙 謝  
野全公承舉美鬚髯行九人稱曰髯九 許奉常公  
屹仙鶴擡頭便徹九臯聲夫人喜甚許字焉周公官  
至尚書金公至御史

顧文莊記諸名公像云倪文僖公與子文毅公像俱方  
面大耳豐頤頰微髭鬚文毅尤爲肥碩聞其曾孫翰  
儒言腰帶圍可容中人四軀也文僖公初無子禱于  
北岳夫人姚夢岳神指捧香盒童子曰以爲爾子孕  
而生公故名岳祝枝山野記亦言文毅頤躬廣頤美  
如冠玉腹大十圍體有四乳云 王襄敏公廣額豐  
頤而骨氣峻拔有威重印堂中直紋五條右頤有一  
黑子音吐如鐘 都督劉公壘面巉 無渥顏聳肩

如寒士 楊水田公成鐵面劍眉凜不可犯 陳太  
史公沂軀不甚長神采朗秀眸子可照 邵僉憲公  
清貌古神秀其聲清遠 徐子仁公霖廣面長耳美  
鬚髯體貌偉異老而豐潤行步如飛稱曰髯仙 謝  
野全公承舉美鬚髯行九人稱曰髯九 許奉常公  
穀長頭面白皙而圓巨鼻微鬚雙眼如君色八十時  
狀如世畫老子 王吏部公鑿面白皙骨峻嶒清峭  
兩眉如劍直豎微髭鬚望之義氣凜然 殷宗伯公  
邁面圓黃白色微鬚清靜之意可見 姚太守公汝  
循身可中人面上圓下稍銳白皙小有鬚向人多笑  
容 余司成公孟麟目小而圓骨法清古耳高於眉  
下微銳 沈侍御公越修幹廣顙氣韻高邁 盧苑  
馬公璧長身面如之黃色古而硬老矣多皺紋 王  
太守公可大修軀銳首面長尺白皙眉目疏朗微髭  
鬚手掌如暎血長上短下聲如鐘 吳司寇公自新  
大軀方面白皙而紅微髭鬚豐頤目光外現有威重  
武功康太史海曾大父官南太常死卽葬江寧新亭鄉  
祖父與兄皆生長南都太史以墳在金陵胝金陵人  
不啻親舊沈韓峰侍御西巡北還賦詩餞之有云新  
亭有先壟瞻省愧予生每遇江東客曷勝渭北情之

句韓峰公祖墓與太常墓相近歸家特爲之修治命  
守墓者禁其樵採今石坊見存隣永泰寺

雲浦盛時泰字仲交高才博學有聲文場既屢失意將  
老矣居常仰屋而嘆孺人沈氏曰君見里中得意人  
乎不過治第舍買膏腴榮耀閭里爾以妾觀之有三  
殆焉屈志徇人一也踰憲黷貨二也生子不肖之心  
三也孰與君家居著書之爲高乎從君隱處山中可  
免三殆之憂奈何長嘆哉仲交笑曰爾能是吾今可  
爲大城山樵矣

仲交先生家多藏書書前後副葉上必有字或記其  
從來或紀他事往往滿幅印鈔惟謹後多散在人間  
其家舉所書者悉扯去殊爲可惜因見前輩趙定宇  
少宰閱舊唐書每一卷畢必有殊字數行或評史中  
所載或閱之日所有某人某事一一書之而馮具區  
先生校刊監本諸史卷後亦然竟以入梓古人讀書  
游泳賞味處于此可以想見遠勝於嚮及借人爲不  
孝矣

鄭御史濂事母極孝進香三茅山以祈母壽拈香出殿  
從地上拾得一串念珠一百零八粒遂喜曰吾母之  
壽當同此歸藏盃中供于佛前數月後視之爲鼠殘

其十七粒母九十一而終實符其數

路伯鏜字元振年十七考入武庠以有文名遴改郡學中嘉靖辛丑進士觀政刑部大司寇某公重之武定侯郭勛坐事逮繫以千金求爲一言鏜拒之出使楚藩以勞瘁疾卒

謝與槐公督學廣西喜臨桂儒童張鳴鳳文筆奇古因進而訓之曰子不患不成名患胸中無全書耳乃取兩漢書親爲之句讀令五日進院一背雖出巡亦携之行與槐公轉官兩漢書已完矣其造就後學如此鳴鳳字羽王後來南都拜于墓下立碑而去

金鑿字在衡本隴西人隨父宦金陵因家焉鑿幼從水胡中丞纘宗學長習爲歌詩風流宛轉有江左清華之致性俊朗好游任俠結交四方豪士往來維揚兩浙所至倒屣迎之洞解音律嘗取古詞辨其字句清濁爲一書填詞家祖之卒年九十

李言恭字惟寅岐陽武靖王裔孫也自岐陽父子好文墨親近文士言恭沿襲風流招邀名彥兩都騷人墨客望走如鶩以勲臣留守陪京位无戎列師保累年而卒子宗城字維藩亦有文好士東封之役奉使不終家于金陵賦詩結社有承平王孫之風

嚴質字子寅一字鶴丘字法米帖粗能詩及畫蘭竹所蓄古法書名畫頗多有藤牀藤椅皆藤所成不加寸木又有棗根香几天然爲之不煩鑿削最稱奇品精于煮茶茶具皆佳妙文人墨客多與之游往來東橋衡山諸公之門

陳橫厓子野語周吉甫云曩遊天台遇中秋賞月石橋之側石橋天台勝處也及遊鴈宕廼九月九日採菊於山巔在名山中而逢佳節又值天晴此最是生平奇事可多得乎

橫厓避暑焦山寓寶蓮閣僧舍外有石臺俯臨大江而象山每日高睡足必聞漁歌欸乃或高喧鴉鳴方披帷而坐則烟渚雲山來舟去楫歷歷枕簟之下或坐則飛鷗入窗夜寢則海月窺幙山嶺有觀音菴孤迥無僧有灑掃道人亦可與語又其上可觀日月山海爲別館焉于時外絕往來內寡思慮惟見月知其爲茲望而已

萬曆甲辰中秋朱王孫承彩開大社于金陵胥會海內名士張幼于輩分賦授簡百二十人秦淮伎女馬湘蘭以下四十餘人咸相與緝文墨理絃歌修容拂拭以須宴集若舉子之望走鎖院焉承平盛事白下人



至今艷稱之

金陵佳麗仕宦者誇爲仙都游談者指爲樂土弘正之間顧華玉王欽佩以文章立墀陳大聲徐子仁以詞曲擅場江山妍淑士女清華才俊歛集風流弘長嘉靖中年朱子价何元朗爲寓公金在衡盛仲交爲地主皇甫子循黃淳父之流爲旅人相與授簡分題徵歌選勝秦淮一曲烟水競其風華桃葉諸姬梅柳滋其妍翠此金陵之初盛也萬曆初年陳寧鄉芹解組石城卜居笛步置驛邀賓復修青溪之社于是仲交在衡以舊老而前留幼于百穀以勝流而至止厥後

太康此金陵之再盛也其後二十餘年閩人曹學佺能始迴翔棘寺游宴冶城賓朋過從名勝延眺縉紳則臧晉叔陳德遠爲眉目布衣則吳非熊吳允兆柳陳父盛太古爲領袖臺城懷古爰爲憑吊之篇新亭送客亦有傷離之作筆墨橫飛篇帙騰湧此金陵之續盛也啓禎之際李宗伯本寧焦修撰弱侯倡率于前黃監丞明立俞少卿仲茅導揚于後一時詞人若韓孟郁范仲闇林茂之薛千仞輩同聲倡和分題刻燭不數八又之奇選伎徵歌時聽六么之奏茅止生

江寧府志  
卷三十三  
至今艷稱之

金陵佳麗仕宦者誇爲仙都游談者指爲樂土弘正之間顧華玉王欽佩以文章立墀陳大聲徐子仁以詞曲擅場江山妍淑士女清華才俊歛集風流弘長嘉靖中年朱子价何元朗爲寓公金在衡盛仲交爲地主皇甫子循黃淳父之流爲旅人相與授簡分題徵歌選勝秦淮一曲烟水競其風華桃葉諸姬梅柳滋其妍翠此金陵之初盛也萬曆初年陳寧鄉芹解組

軒車紛逸唱和頻煩雖詞章未嫺大雅而盤游無已太康此金陵之再盛也其後二十餘年閩人曹學佺能始迴翔棘寺游宴冶城賓朋過從名勝延眺縉紳則臧晉叔陳德遠爲眉目布衣則吳非熊吳允兆柳陳父盛太古爲領袖臺城懷古爰爲憑吊之篇新亭送客亦有傷離之作筆墨橫飛篇帙騰湧此金陵之續盛也啓禎之際李宗伯本寧焦修撰弱侯倡率于前黃監丞明立俞少卿仲茅導揚于後一時詞人若韓孟郁范仲闇林茂之薛千仞輩同聲倡和分題刻燭不數八乂之奇選伎徵歌時聽六么之奏茅止生

秦淮五日之會賦得投詩弔汨羅作者凡三百餘人  
遊舫河亭坐客皆滿蓋盛自此而極矣

金陵羅燾字元溥以歲貢授光澤縣主簿與邢雉山許  
石城結社有淵泉集四卷玉泉陳鳳落花唱和詩序  
云吾鄉羅淵泉氏自髫年卽好聲律旁畜羣籍牙籤  
滿架偶得石田翁落花詩憑几酬和得二十首玉峯  
王子懷荃楊子江東文士也亦次韻屬和焉元溥晚  
過東山寺云聞鐘知寺近逢鹿覺山深宿高座寺云  
月來半榻寒松影風送滿山秋葉聲爲集中名句

向覺字序伯嘉靖癸卯鄉薦任興國知州積案有冤獄  
久不能白覺至立雪之是夜夢閱應天試錄有向德  
象名後生子名辰彥久不得入泮因憶昔夢改名德  
象遂中萬曆辛卯舉人

黃甲字首卿嘉靖庚戌進士文章名世岸然獨異每一  
操管百鍊乃成自稱螫南山人著編年稿不以示人  
嘗自敘云皮相之士不足與求人才夜糴之人不足  
與論國是僞鳳悅楚真龍驚葉蓋自昔鑑裁之難焉  
陳廷尉文燭稱其奇肆車祠部大任稱其雄渾詩句  
偶出人爭傳之

道南楊先生夜坐搔癢因成口號云手本無心癢便爬

爬時輕重幾曾差若還不癢須停手此際何勞分付  
他弱侯焦先生和之云學道如同癢處爬斯言猶自  
隔塵沙須知癢處無非道只要爬時悟法華棲霞寺  
雲谷老衲聞之曰二先生不是門外漢

胡秋宇汝嘉在翰林日以言忤政府出爲藩參先生文  
雅風流不操常律所著小說書數種多奇艷隸書師  
鍾元常草書師張伯英崔子玉常取三人書之在閣  
帖者從宋榻本手摹刻之較今所傳閣帖神檢殊勝  
嘉靖末年陪京皇城守門宦官高剛堂中春帖云海無  
波濤海瑞之功不淺林有梁棟林潤之澤居多蓋重  
一公之能諫耳宦官知敬正人亦自不羣

喬白岩叅贊南京機務時值寧藩謀逆聲言取南京兵  
已至安慶而白岩日引一老僧與一醫士所至游讌  
兼以校奕實以觀形勢之險要而外若不以爲意者  
人以爲一時矯情鎮物有費禕謝安之風

湛甘泉先生爲南大司馬令民毋得餐大魚酒肆中沽  
市致衆叢飲有大禁焉除歲庶民毋得焚楮祀天糜  
財犯禮可謂導民以儉矣然是時居民大擾咸稱不  
便歐陽文忠嘗語人曰治民如治病彼富醫之至人  
家也僕馬鮮明進退有禮爲人診脈按醫書述病證

口辨如傾聽之可愛然病兒服藥云無効則不如貧醫貧醫無僕馬舉止生疎爲人診脈不能對病兒服藥云疾已愈矣便是良醫凡治人者不問吏材能否設施何如但民稱便卽是良吏觀湛公此舉可知矣吳國賢字一所上元人學行淵雅邃于易嘗四中式皆被乙例得貢不就以爲命旣不達何故違之乃盡舉生產付三子一老僕自隨讀書城南之吉祥寺授徒四十餘人所得束修盡以市書貯大樓中任弟子取讀更以餘錢付主僧以給弟子之不繼膏火者如是八年歲讀五經一過人稱其篤行

吳公韞菴自贊其小像云入道德之門而不談道德處功名之地而不競功名揆仙佛之源而不宗仙佛博詩文之趣而不習詩文世方赫赫我獨冥冥世方矯矯我獨平平寓形軒冕寄興烟雲閒中風月靜裏乾坤斯柴桑處士所稱無懷氏而安樂先生所記無名公者與

張江陵喪過南京府縣搭一蓆舍與科道府部諸官祭奠魏國徐邦瑞隨例往祭江陵之子令家奴荅拜魏國怒將祭物給軍役寫牌一面遣官逐之謂軍營非停喪地卽令開船此舉殊有大臣風

張濂濱御史邀耿天臺督學遊棲霞寺方入僧舍張云  
如此江山有高人否住持興善從旁對云有張云是  
何人興善云便是二公張云如何援儒入墨興善云  
纔有分別心便不是

神廟已丑南京司獄官孫一謙恩惠獄囚滿考轉靈山  
吏目王鳳洲贈以詩曰青山白馬帝城西祖道無人  
日欲低猶有若盧方畝地赭衣能作數行啼其後繼  
爲司獄者有陳繼源蘇暘皆有惠政皆閩人陳司空  
勲爲作三司獄傳

杜大成字允修閒靜自適有超世之志嗜聲詩工音律  
善繪事掃除一室焚香酌醴以待四方之士自號山  
狂大成先世有名安道者以櫛工侍明太祖爲太常  
卿宅第在冶城大成世家焉冶城林木幽邃家其下  
者多勝士有方登者字嘯門高自期許慕孫登之爲  
人故以爲名及字亦愛冶城之勝家于其麓號樵城  
子隱于韋布一生不喜見貴人晚以目眚并謝親串  
年七十餘卒登之書畫與大成並傳

胡宗仁字彭舉上元人偉狀美髯高蹈絕俗晚年衲衣  
拄杖反手徐步修髯從風見者目爲仙人喜談論工  
詩畫本富家子老而食貧不謁時貴有詩二千餘首

惟知載齋集行世

海忠介公爲南右都御史風猷凜然與李敏肅公管察事秉公持正卽權貴關白略不少徇留都清議因之愈重一日因送表向三山門內一孝廉家借坐孝廉家屋極壯麗憚公清嚴聞其來盡撤廳事什物索舊敝椅數張待之人謂有楊綰令人減騶撤樂之風公每出行所至人必擁輿左右聚觀之婦人童孺咸懽呼鼓舞卽司馬溫公之入汴不是過也其初來蒞任止攜二竹笥舟泊上河人猶不知嘗病延醫入視室中所御衾幃皆白布蕭然不啻寒生後薨于位以如是人品乃一給事中從與一督學御史以柱后惠文

彈之嗟呼坐烏臺中呵佛罵祖者豈獨一張商英哉  
丁清惠公爲操江都御史兼掌刑部大理寺萬曆丙午長至有妖人劉天敘將乘百官上陵時爲變事泄被擒黨凡四十餘人大抵皆菜傭踏麩人也叅贊守備等將攘爲奇功盛氣與丁公言謀逆大夥不可縱丁素和煦衆恐其爲叅贊守備所怵不能堅持而丁更以婉行之曰某不才事旣在我輕重禍福獨當之不以累諸公也時軍士乘機脅詐誣者近千人丁公悉滅其詞致之叅贊礙磔一人斬一人餘悉充戍而故

事戍者必立枷時方霽雨枷大中橋不一夕已有死者丁聞之亟召錦衣官并兵馬官語曰如此十日則盡死朝廷開以生而我輩死之必殃及子孫亟搭蓆蓋坐以蒲團湯沐飲食之四十七人皆得免

韓襄宇家世戶侯洞知運軍之苦爲戶部郎一承板閘差卽疏陳革弊七款中有兩事軫恤糧船一云各船之中糧運最苦跋涉數千里旣阻隔于程途往返一期年又閱歷乎寒暑詳查漕政淺船北上許順帶土宜誠閔之也誠恤之也權關者不諳典故勒其納料以致運艘稽遲軍旗喧闐非所以仰重國儲而下恤貧軍也今後糧船到關隨到隨放不得耽閣時刻一云回空糧船或有順帶貨物所得些須止可糊口近例每倉收鈔二錢割鷲股以充腹不忍也今後北來糧船許其擊鼓稟放卽清晨未視事之前亭午已退食之後到關卽行不許守關人役藉口留滯此二法行運軍普受其賜公又精于九章之法筭節慎庫時筭出積歲羨金九萬有奇盡以上聞奉旨紀錄歷通政

王鳳洲爲朱仲望傳略云朱慶斯字仲望生貴介孳孳向學又篤好稱詩詩能自寫胸臆又工書凡篆隸行



江寧府志 卷三十三  
草心慕手追無不習也其人溫厚爾雅如其詩于他  
無所好幾不知樗蒲幾齒時覽陟諸勝倦則時而臥  
游據案讀書非客至不輟讀罷命酒自勞酒畢復誦  
諸縉紳多喜與遊或因酒次問仲望得無有賓客故  
人欲爲居間者乎仲望辟席謝幸得託籍疏屬不至  
溝壑何至越樽俎而希寵靈乎由是人益重之子睿  
燧字冷菴生而恬淡亦嗜讀書中年頗好道構草堂  
于石頭城之陽榜曰招隱從衛淇竹焦漪園諸先生  
遊旣而一意奉佛偕憨山雪浪諸禪師講究宗乘會  
樂愚自匡廬來爲築棲霞菴引余集生凌蒼舒諸公  
續蓮社修東林故事崇禎中命工置棺刊九品蓮花  
于上乞唐宜之書冷菴二字于樞前遂却穀但食瓜  
瓠參汁七日猶與樂和尚問荅了了少焉沐浴端坐  
而逝

趙俊字雪巖弘治癸丑進士任南京河南道御史按治  
屯田巡江巡倉釐革宿弊薦林俊楊一清才堪大用  
太監汪直以罪置孝陵奏求茂陵司香火以圖復用  
公力疏其奸事遂寢正德中劉瑾肆虐遂致仕歸子  
允字鷺洲正德辛巳進士歷官侍御解綬歸雪巖在  
堂戒之曰汝閒居毋曠蕩可日課詩文各一篇鷺洲

恪遵父訓不敢違焉

王雯東字坦窩爲人方正和介能詩工行草有絕句云  
清如浴碧闕人眼肅若澄秋律已心何事難隨時調  
人自修音韻一張琴

海門柳陳父名應芳僑居金陵之杏花邨爲人和睦美  
髯鬚修容止衡門兩版非力不食往還惟曹能始林  
茂之二四人他無所詣作詩不輕出語每行街市低  
頭沉吟悠悠忽忽觸人肩面不自覺也嘗語人作一  
律詩必冥魂數十番方爲意愜其矜慎如此無子一  
女適程君先于歸日以所刻詩板爲奩具時謂愈

于昔人繫羊牽犬也

李務成字兼之性至孝好禮佛十三爲舉子業時有雋  
語二十而病與僧覺圓同習靜期年而愈謂覺圓曰  
吾兩人所學者爲形骸計耳性命之學不在是從此  
專意西方之教壬寅九月忽歸家告母曰兒前身是  
僧因修未徹墮落到此兒於此月二十三日竟往西  
方矣母聞之驚泣臨期復強之寫數字曰見字如見  
兒也遂援筆作書別母趺坐而化其辭世偈云有滅  
還非滅無生卽是生生滅滅滅生生一燈常照琉  
璃瓶

張元度名振英爲諸生有聲家徒四壁而左圖右史焚  
香掃地秩如也研牀筆格楚楚有致窗下雜植花卉  
杞菊與至豪飲高歌詩多谿刻字法雲麾碑嘗于隙  
地種竹數十竿因號苦竹君顧文莊亟稱之

葛如龍名雲蒸爲郡諸生屢試不利乃謝去隱于鳳皇  
臺畔初治居曰竹護齋有竹數百竿又建閣于中甚  
窈窕後徙于上瓦官之北山麓南構架掘地得一巨  
石數人昇起之而泉泓然出其下詩有佳語沈生子  
亟稱其鶯聲懶出村之句

張正蒙隱君詩文豪逸潔修自愛世居通濟門外之醫  
灣年九十步履如飛日行數十里不倦詩法盛唐  
王孟韋柳之趣臨河結廬柴門盡閉帶索拾穗未嘗  
俯仰于人詩近萬首顧文莊爲之序

江寧庠生徐應坤善讀書記輒不忘涵蓄經史有叩卽  
應無間隱僻人目爲書厨

前輩酒德之美使人欲傾家釀者無過許石城先生年  
至八十與客飲猶可二斗許終日笑語獻酬交錯玉  
山乍頽金波猶寫真盛德名流也次則王方伯與竹  
公名橋萬曆甲戌進士嘗至一中貴所以十大碗一  
百小杯進公徐飲畢策馬而歸公七十時顧文莊有

詩祝之曰遺風自許從先進古道真堪式後生胸次  
幾曾忘坦蕩口端終不挂譏評蓋實錄也

魏國徐公弘基嘗以午日飲河亭有一狂生乘醉突入  
索飲且大罵忽嘔吐狼籍臥地不醒公罷酒令數僕  
守之曰俟其醒口渴奉之茶頰面奉之水索食奉之  
食不可有違乃歸生醒後問何緣在此徐僕告之故  
生慚愧掩面而去徐公此舉可謂有量而善處矣

朱可演字巨源在宗牒中居然名士幼喜讀書涉獵墳  
典長從李如真焦澹園兩先生游爲人容止詳緩音  
吐和暢每捉麈對客娓娓可聽所居室宇整潔經書  
薰爐位置靜好時張廣筵集衆賓講經論道演與酬  
應往往破的由是名噪四方凡士大夫官南中者必  
以得交演爲快詩文投贈常盈笥旣別而以郵筒致  
相思者歲時不絕也年七十五卒顧少宰爲之傳極  
其贊服云

陳元胤字叔嗣江寧人性溫雅行止如孤雲野鶴見人  
有驚異狀久之坐談甚洽家貧庭中種扁豆豆花盛  
開坐起其中烹茗焚香孤吟不輟卽以豆花名其齋  
馬上圖字文先少孤貧孑然自異讀書不事文菟獨求  
聖賢要旨礪行立品安貧樂業養孀母撫諸弟侄資

筆耕夙通淨業非道不交庀簪爲斗室龕燈却掃高  
朋匡坐蕭然野僧也余中丞大成喜其踴涼延以教  
子諸子貴介侈聰辯圖嚴厲不少徇中丞益敬禮之  
執友之妹陋而跛年踰四十圖娶之爲母尸饗一時  
士習相觀而善身歿無後人多思之

傅汝舟字遠度籍京衛奇崛好古修眉長髯見者以爲  
神仙中人天啓中河西之役守將羅一桂監軍高廷  
佐及其僕高永皆死之汝舟與平湖馬文治武康茅  
元儀爲位于青溪黃侍中祠各爲文以薦酌酒哀慟  
感動路人爲詩豪放奇肆不受繩墨岸然自是人非  
之不顧也同時有艾容字子魏者太學生治春秋有  
聲工詩歌古文詞尤留心經濟每抵掌而談當世之  
務娓娓可聽以貢未授官卒

房宏中字子潤一字徂湄善古文詩詞貌頎哲而癯嗜  
酒能書好遊嘗過洞庭有題岳陽樓詩尋桃花源記  
崇禎丁丑遺詩六章棄妻子飄然長往後有清涼寺  
僧西度于匡山見之云將往峩眉不知所終李虛雲  
虛舟二先生嘗賦詩招之

休寧諸生胡正行流寓金陵究心理學私淑近溪羅夫  
子以道脈爲已任躬行實踐掃除窠臼天王何公折

節與交延置家塾繼主明德書院所著四書正說貫  
爲錢嘉善孔建德兩相國所賞

鄒典字滿字本吳縣人客遊金陵遂家焉貧苦有志節  
嘗以除夕視餅粟餘升許復覓楮袖數枝爲二親一  
日費凌晨出郭外登雨花臺高歌竟日逮暮而返居  
平客至脫冠自汲以供茗椀所居東園水濱友人胡  
念約爲構小樓自署青谿一曲賦白日掩荆扉以見  
志屬和者數百人喜讀禹貢考工離騷南華諸書夜  
坐燒雙燭子女環侍各習其業恒至夜分善繪事子  
喆能世其業

鳳字大風上元人家貧惟容膝地每天雨湫隘  
書案上常累日嚴冬冰雪與鄰舍生談裸脛立或移  
漏刻妻亾不再娶每寄居友人家少時爲諸生甲申  
後遂焚帖括衣短後佩蒯緱走北都出盧龍上谷覽  
昌平天壽諸山風故善畫至是乃益工公卿爭拂席  
相迎大風拂灑應之有中貴子招飲邀館幕中風起  
立瞪目不荅酒罷引去一口與盡卽治裝衣舊衣騎  
驢而歸抵金陵多寓僧寮道院不一省其家所爲詩  
若詞皆秀警可誦與人處渾渾不露圭角畫尾署真  
香佛空四字或稱昇州道士疾作白頰墓石小像論

其子廢書勿讀宜農圃以世其家云

慈姥山以有孝子丁蘭祠故名蘭卽刻木肖親之容者不知何以廟于此近時江寧宰應文家貧九歲喪父母亦隨逝應文寥寥糊口念二親不置刻木爲父母像冬夏更衣之晨夕進食出入必稟命庶幾事死如生事亡如存者大京兆姚公縣令劉公皆旌其門婺源人俞塞字吾體少孤客游金陵不能歸自更其姓爲獨孤稱獨孤塞總角時喜李溫陵諸書及壯讀盱江餘姚語錄乃自悔益取舊書焚之而求所爲濂洛之學由是精究易理學日進嘗之邑携數銖爲食計出門遇餓夫卽捐予之就泉掬水得遺金適如所捐歸復自訟出友人所贈如數置泉側其獨行如此有巨猾操書幣延以教子塞拒之衣敝屨穿不問也工楷書善醫自謂不研易理不能精醫以貧死友人醵金塋之所著易寤詩起理學資溪錄軼不傳

南中以工技著名者有徐守素蔣徹李信之修補銅器鄒英學于蔣徹而次之李昭李贊蔣誠之製扇骨劉敬之之小木又如濮仲謙之竹器皆一時絕藝若仲謙高雅之士又其餘事耳爲近時所不及

周剛字南強一字草窗句容人幼多讀書工於詩文隱

跡山水間是不入城郭有貴家邀賞元宵荅以詩曰  
句容郭裏元宵夜兒女燈前笑語譁老子山中招不  
出坐邀明月看梅花有草窗稿藏于家

深陽吳遇明以文學教授里中嚴峻有氣志嘗赴某令  
季試薦牘麕至遇明題詩卷端而退詩曰百里淹留  
天下才春風時雨育羣材滿城桃李吹噓盡可到芙  
蓉江上來令躋之

馬孟河一龍請告家居倣古香山耆英之義舉山林八  
節會以上元觀燈於城市花朝賞花於歸得園上巳  
修禊於方丈山端午遊龍潭於盤龍堰七夕乞巧於

蠟秀山中秋泛月於救荒塘重九登高於玉女潭長  
至踏雪於大浮山因地與時惟其暢悅焉又有耆社  
之主以孟冬朔爲鄉飲之日訪里中年七十以上者  
共二十有四人請各陳五十年前所記一事而自爲  
之跋曰吾少不記五十年事記中所聞諸公喻我矣  
今昔殊時吾三犯焉居廣大而服華美棄徒行而安  
車馬志古之人而不免時俗之趨鄙哉龍也噫觀此  
可以淡世道淳漓之感矣

孫謀字燕貽一字五城性質朴好學任禮隱居金陵十  
廟山下善書能詩文客金閶申文定與講均禮嘗贈



以詩云白下曾傳幼婦詩神交千里重相思到門不  
惜挈舟遠傾蓋翻憐握手遲茂苑鶯聲堪共聽濠梁  
魚樂許誰知悠悠明月秦淮夜可是孫登獨嘯時與  
王百穀陳古白友善謝去諸生作枕流漱石閉戶眠  
雪長嘯作賦酒樓七咏以見志文定爲之序厭時俗  
衣冠澆薄著高冠重履短袖如杜鄴之大冠間出卽  
以老婢持葢市人笑之不顧也每賣字得錢卽付酒  
家有瘠田數畝時歸深省耕主城南陳躍之宅以  
之爲尉而有品也邑中多孫五城書

武光輔性至孝少失父事母奉母命不敢專習學有

母令援監以母老不忍仕居常好遊山水意若有所  
尋覓忽得神力以千百斤巨石試之若弄丸嘗在國  
學值修造群匠昇一石不起光輔一手提之走大司  
成見詫曰吾門有扛鼎耶善畫竹每以自娛不爲人  
所強讀書隨卷輒盡但點頭微笑而已母卒遂學道  
服方外衣持竹杖出入飄然一日命肩輿曰吾欲有  
所往行數里叱歸喚家人具湯浴罷焚香端坐而逝  
越月餘里人自廣陵歸曰某日在廣陵道上與語良  
久持杖如平時叩家人卒之日乃相遇之日也異哉  
那昉字孟貞高淳人少負遠志年十九爲諸生試輒高

等一日爲衡文者署其卷曰太狂閱未藝曰更狂不  
之錄昉曰士爲文得以狂名足矣何問其他遂謝去  
一意於古文辭詩歌遊於四方與海內名流相頡頏  
詩愈工家益貧築室獨居好學彌篤遠近聞聲思慕  
以得親炙爲快學釀取石臼水爲淳酒以市人取人  
醉我醒意不徒利也著詩數種有石臼前後兩集爲  
計部范印心梓行於世范初不識昉從邑令崔掄奇  
聞其名卽捐金梓之時人高其誼

百歲稱爲人瑞自古難之而金陵數十年中得數人焉  
上元民鄧漣百歲虛也巷住人蔡一寧百歲馬

妻馮氏百有三歲孝陵衛吳仁妻馬氏一百有二歲  
貢生伍之又母李氏百歲住府前嘉靖時有劫空和  
尚住長干寺窗前萬年青忽結實百粒後和尚坐化  
年正百歲高淳訓導夏寧百歲江浦楊鳳百有一歲  
曾割股救母沈廷臣年九十五歲江寧人平生好善

樂施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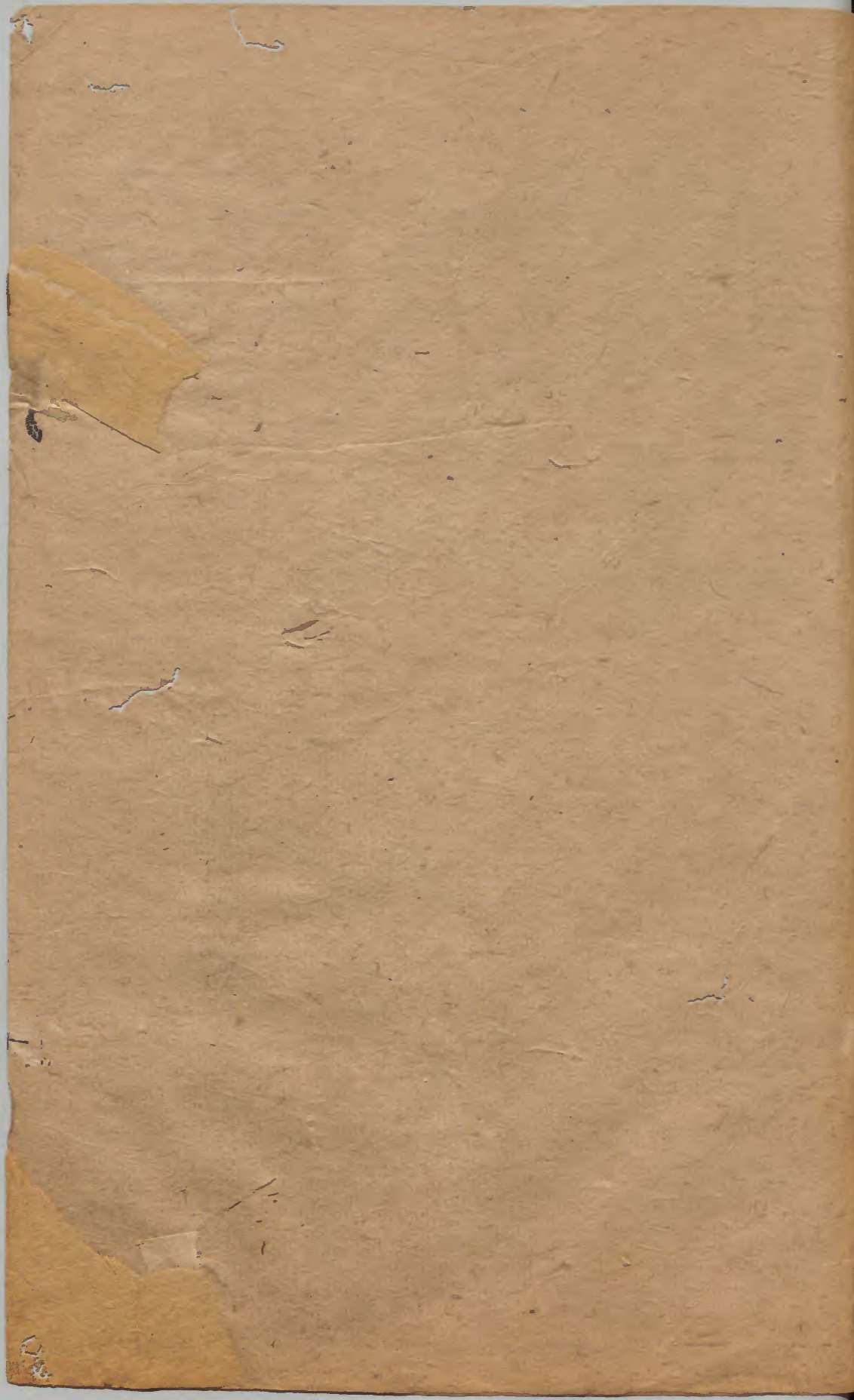
前按院衛

世扁齒德業隆四字上元庠

生許守巽九十五歲廿七失兩鰥居嗜學子之翰入

太學六孫三入文庠一登武榜後代繁盛鄉里推服





江寧府志  
卷三十三

